

中国散文 年度佳作2013

耿立
主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散文 年度佳作2013

耿立
主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散文年度佳作. 2013 / 耿立主编.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221-11577-5

I . ①中… II . ①耿…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7691 号

中国散文年度佳作 2013

Zhongguo Sanwen Niandu Jiazuo 2013

主编 耿立

责任编辑 康征宇 范春雪 孟豫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2014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400 千字 印张 23

ISBN 978-7-221-11577-5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序言 散文的门槛

文 — 耿立

散文有门槛么？本来我想把这篇札记的名字叫作：散文的高度。

随着网络载体的涌现，人人都是写手的时代来临，人人都可以展示自己的才华，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散文是流行的和随便的么？我不反对风花雪月吃喝拉撒使酒骂座哭爹叫娘，痛则骂乐则叫，但我想，散文不仅仅是生理的反应，更应有一种精神在，一种高度在。

散文是有门槛的，也许是一道门槛，两道门槛，三道门槛。

我一直认为，散文不止是一种记录，不止是书斋化，不止是小我的自娱自乐，她是有精神高度的。散文写作者精神的软化或者精神的缺席，使目前的很多散文在水准下滑行，知识的堆砌，情感的矫饰，语言过度的诗话虚化；鸡零狗碎的日常描摹，枯燥乏味的豆腐账；沉浸在故乡和童年柔软的多脂肪的腹部酣眠回味；或者听从欲望的吩咐，与商业和权力勾肩搭背，成为现实奴役的仆人，忍气吞声，低三下四。

我想，如果散文失去了精神的守望，或者精神的仰望，那是对散文高度的拒绝和放逐，是一种无尊严的生存。

散文的第一道门槛，我以为就是精神的高度，只有这样，散文才不安于小，才不被人看轻，不被人视为一种赋闲的文体，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是心绪的把玩，是小说家诗人累了闲了，小试身手的跑马场，似乎那些小说家诗人随便一写，在散文领域顿成佳构。散文变成了没有难度的文体，散文文体成了一种文学的下脚料和口香糖。

如果一种文体，没有了尊严，没有了精神的注入，那么这种文体，是没有质量的轻写作。记得福克纳曾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词中这样说某些没有精神追求的文字：“他所描绘的不是爱情而是肉欲，他所记述的失败里不会有人失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所描绘的胜利中也没有希望，更没有同情和怜悯。他的悲哀，

缺乏普遍的基础，留不下丝毫痕迹。他所描述的不是人类的心灵，而是人类的内分泌物。”福克纳是对的，对我们当下的散文创作来说，很多人的文字，是垃圾性的存在，“内分泌物”的成分比比皆是，精神退场，尊严消逝，我说：散文不止是一种智慧的文体，把文字玩得纯熟，复制一些生活的场景，而且很多人在这样的场景里自得其乐，安于沉沦。这种“小品”的格局限制了散文，也限制了写作者，没有了精神的内存，你的文字没有格局，是逼仄，是小肚鸡肠，是幽闭。

别林斯基说过，“现实这个字眼意味着一切——可见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事实的世界和概念的世界。认识中的理性和现象中的理性——总之，显露在自己面前的精神，是现实性；另一方面，一切局部的、偶然的、非理性的东西，作为现实性的反面，作为它的否定，作为若有，而不是实有，都是幻影性。”现实既是由“可见的世界”和看不见的“精神的世界”共同构成的。在别林斯基这里精神的世界才具有现实性，而“事实的世界”只是“幻影”，即吃喝拉撒睡。我以为好的散文不止是反映“可见的世界”，而是在可见的世界之上有一个“精神的世界”。

散文因何而写？我以为是一个精神世界的呈现的问题，在可见的世界下面，沉潜着一个精神的光源，这精神是责任，也是一种终生的追求。当每次动笔的时候，如果你追问一下自己：是比谁写得好，还是比谁写得烂？我为这个已经浩瀚的文字能注入一些什么价值？那你的笔就会慎重许多，文字就会添了力度。因为在这样的文字深处，有精神的立场在，她不会因为现实的变幻而坍塌。

其实在散文写作中，有常见的伪命题常萦绕大家的心头，比如所谓的真情实感和虚构，这是一直困扰散文界而未能很好清理的梦魇。散文是和虚实相生的艺术，真情的表达必须借助想象，以虚来表达实，所谓的虚构是为了更大的真实，是据实而构，不是小说式的无中生有。孙绍振先生曾说真情实感论带着狭隘直观的特点：首先，真情和实感，并不是现成地存在于作家心中，只要有勇气就能轻易地表述出来的。情感是一种黑暗的感觉，常常可以意会不可言传，不是有了意念就一定有相应的话语，而是有多少现成的话语才能表达多少意念，如当代西方话语理论所指出的，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就是有意地让飘渺的意绪投胎为话语，也是需要原创的才华的；其次，从心理学上来说，真情与实感是矛盾的。感觉知觉是最不稳定的，最不“科学”的，一旦受到情感冲击，就会发生“变异”；越是真情，感觉越是变异，也就是说，越是不“实”；再次，即使真情得以顺利表达，充其量也不脱抒情的、诗化的、审美的散文的窠臼，其实就是古典浪漫主义诗论所说的“强烈感情的自然流泻”，既远远落伍于当代散文实践，又与世界文学潮流和世界文学智性潮流隔绝。

刘亮程的散文的成功处不是真情实感，是虚实相生，是想象和虚构的胜利。但写作者是真诚信的，他的真诚借助虚化更加地可触。

没有精神的高度，所谓的真情实感限制了散文，使散文的格局显得褊狭，很多的人为文开始情感作弊，撒谎，胡编乱造，有的则是情不胜文，一点儿感情，孱水作假，少了诚实，散文不是精神的载体，而是伪善，是炫情和炫疼。

王安忆在《情感的生命》中说到散文情感的挥霍的问题，这是一个警醒：“……字义的挥霍浪费，消耗了我们原本就有限的文字储存以及不断的积累，许多好字失去了意义，变成通俗的概念，许多好意义则无字可表达。由于小说和诗歌的生产及不上散文，其挥霍的程度也及不上散文。散文在挥霍文字的同时，其实也在挥霍文字所赖于表达的情感。在煽情和滥情的空气底下，其实是情感的日益枯竭。”

“挥霍”这个词是很重的，不肖子败家子才用得上这个词，躺在所谓的真情实感上，感情是有度的，王安忆说张爱玲：“张爱玲原本是最有可能示范我们情感的重量和体积，可她没有；相反，还事与愿违地散播了琐碎的空气。”所以，拿真情实感做散文创作的基础和门槛是危险的，也是一个歧途，周作人说：“我平常很怀疑，心里的‘情’是否可以用‘言’全表了出来，更不相信随随便便地就表得出来。什么嗟叹啦，咏歌啦，手舞足蹈啦的把戏，多少可以发表自己的情意，但是到了成为艺术再给人家去看的时候，恐怕就要发生了好些的变动与间隔，所留存的就是很微末了。死生之悲哀，爱恋之喜悦，人生最深切的悲欢甘苦，绝对地不能以言语形容，更无论文字，至少在我是这样感想，世间或有天才自然也可以例外，那么我们凡人所可以用文字表现者只是某一种情意，固然不很粗浅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换句话说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不关紧要的东西，表现出来聊以自宽慰消遣罢了。”

散文不是不可以写感情，但要有个度，都拥堵在这条道上，难免成了灾难。

散文写作的问题，往往不是知识的事，是精神的事，是艺术转化的事，如何使自己的情感、生活、见解变得有质量有重量有体积。散文不是琐碎的生活记录，也非某种语言的实验，不在虚空中逍遥，逃到历史的深处，也不在生活的重负下气喘吁吁。

没有精神的高度，散文难免慵散；如果精神离场，那么文字难免无精打采；如果精神弃权，那么散文的天空是低的。

第二道门槛，我以为就是散文写作的现在时。散文多因袭，散文在大家的印象里，好像是超稳定的结构，她有着辉煌的历史和悠久的成熟的写作传统，不说诸子散文，《左传》《史记》、唐宋的韩愈苏轼，晚明小品，即使在鲁迅的时代，散文的光环，也是最耀眼的。回过头来看“五四”时期，那时的诗歌和小说大多

是不堪卒读，但是散文呢？朱自清说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那时的散文家，用自己的话语实践把散文自由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现在时，我以为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上来界定，但起作用的是现代精神的烛照。这是一种有现代精神载体的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但是很多散文家太懒惰、太取巧、太精明，太爱惜自己的气力，不像小说和诗歌那么地自我蜕变和先锋。

记得尼采说：不蜕皮的蛇会死！

现在时，我以为关乎散文的本质和功能。散文的本质是自由，一个现代人必须把散文自由的诉求当成散文的大纛而举起。这样才能不使散文坠入遗老遗少的那种把玩，那种颓废。

散文的灵魂是自由，变是散文唯一不变的写作伦理，但自由是有责任的。自由在某些人那里，可能是一种恐惧和无所适从，这意味着天下之大，只有你为自己的文字负责，你为你的散文的艺术负责。散文是动的，一固定就僵化，就散发死亡的腐朽气。优秀的散文家无疑是散文写作的命名者、秩序的重建者、立法者，也是冒险者、实验者，散文的没有边界才是边界，比如余秋雨之于杨朔的反拨，他把文化的因子和理性、诗性，和激情结合起来，使散文开出一片新天地。比如刘亮程之于乡土散文的写作，他虚构了只有一个人的村庄，这村庄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实在，一切都由经验和记忆定性，“这个世界是人想出来的，我们有时活在自己想的事情里，有时活在别人想的事情里”。而在他的新作《在新疆》中，他依然还是坚定地遵循着他的梦学原则，把人与庄稼家畜的关系置于核心，时而以人，时而以植物，时而以家畜的视角，有着农民的天真，有着哲人的深邃，有时如童话，他的散文打着明显的刘氏标签：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散文现在时，就是散文作者当下的真实，生或死就在自己的掌握中。塞壬在《为自己写》中说：“这样的文字散发着生存场景的气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在场和向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无情可抒并対诗意反动，我既没有闲情逸致去文化和哲学，也不会去明道或载道，那样的散文连我的生理问题都解决不了，更不消说精神的承担，它们是那样的弱！我的散文必然会有一种破碎的、混乱的、尖锐的气质，以原生的、向下的、非判断的特殊方式叙述和表现人、事物、事件固有的硬度，表现人对入侵物所作的反应，它是充满骨血的，有温度的，它是感知痛感的，它是肉躯正面迎接的，不能回避，不能闪躲，它是必须要说出的，由自

发到自觉，它应该有一种明亮的、向上的力量，形而下的表达，形而上的意义。是个体经验，看见并说出，并不是简单地抄袭现实，而是深入事物的本质，逼近内心，正视人自身的弱点，表现人坚挺的立场，人的精神锐利凸显。呈现真相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表达人如何成为了人。这个人，是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人，没有界限，没有任何障碍。”

现在时，要求散文写作者，关注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态，自然的和精神的，揭示当代人的信仰的悬置，良知的缺失，道德的沦丧，要参与重大的精神命题，介入生活，不做生活的自了汉，要改造习以为常的阅读和所谓的范本在自己心里的图式，改造自己的知识贮存。

现在时，就是未来时，谁解决不了现实的（艺术的精神的和物理的当下的）这个最关联我们的命题，那都是一厢情愿的虚妄。所谓的历史散文的脚如果不踏在现实似的土地上，把脚当作接地气的管道，这样的散文只是复述历史的片段，转换叙说的方式，这样的文字也是非常可怜的，因为她缺少现代的关怀，没有写出当下人的精神遭遇。

夏榆，在我看来，是最好的现在时的散文家之一，他说：“写作对我个人而言，更多地像是某种清洗行为。我试图通过写作清洗生活和境遇加给我内心和精神中的黑暗，以回复我作为人的本性的光亮；通过写作我清洗虚假的知识 and 伪饰的逻辑带给我的非真实感。让自己行于真、坐于实是我自己的生活要求。”夏榆写他在矿井的经历，那种底层的真实和劳作，像撕裂的一道伤口，让我们看到精神的脓血和物质对人的奴役，人的命运的无力感、漂泊感，资本的趾高气扬，无权者的屈辱，这是中国的现在时，这是民生问题，也是一个散文家的良知和心灵事件，是为底层发声，也是必须有的当代知识者的话语勇气。正像夏榆所说：“是把它们看成是‘自由的试金石’，‘繁华的检测体’，‘文明的显示剂’……我书写当代生活的现场，从个人的境遇和经验出发，从个体的人类身上，我看到时代的光影和时间的刻痕。”

是的，现在时，就是“书写当代生活的现场”。散文的书写现代时就是要求散文家在时代的定位，你要发出怎样的声音，你的位置应该是靠前还是后撤。梁鸿在两年前为故乡“梁庄”写《中国在梁庄》，记录生活在故乡的人的哀痛。2013年出版的《出梁庄记》是她用两年的时间，记录在外谋生的梁庄人。在梁鸿看来，原本，他们是到城市“寻找《圣经》中的‘奶与蜜流淌之地’”，但是，很多人收获到的却是哀痛。《出梁庄记》一书“后记”中，梁鸿写道：“每个生存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哀痛”，“哀痛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

“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的一句话。梁鸿将这句话作为书中一章的题记。我以为，这是最振聋发聩的一句话。梁鸿每当离开老乡们的打工场地和出租屋，她的心中都夹杂着一种略带卑劣的如释重负感，无法掩饰的轻松。“任务终于完成了，然后，既无限羞愧又心安理得地开始城市的生活。这种多重的矛盾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解决的心理障碍。还有羞耻，你无法不感到羞耻。一个特别清晰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一羞耻的塑造者和承受者。它不只是制度、政治的问题，它是每个人心灵黑洞的赤裸裸呈现，它是同一场景的阴暗面。”

这是底层写作么？这不是高高在上的所谓的向下的怜悯和关怀，这是沉到了底层，是近些再近些。散文的现在时，不是走马观花的田野调查。直抵真相，说出真相，是需要担当和勇气的，这比坐在向阳的窗下谈天要安全的，这样的写作是不优雅的，也许是不能充分展示才华的，而这是不撒谎的文字，是有体温的文字，是不逃避的文字。散文也可以用世，散文也可以忧世，让后来人了解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这比所谓的只追求所谓的“美文”，要价值得多。美也可以是现在时的沉潜，是对当下的发现与精确的描述和定位，是你意想不到的深刻与惊讶。散文的闲适之外，可以是呼喊，是愤怒，是渴望。散文的现在时不妨多注入一些钙质，使散文的骨头硬一些，身板直一些，靠近正义、良善、尊严、诚实、担当、难度、饱满，远离轻巧、把玩、柔弱、矫情、因袭、逃避、撒谎。

散文的现在时需要散文家的才华，更需要散文家的勇气，勒克莱齐奥说：“笔和墨有时候比石头还重要，可以对抗暴力。”

第三道门槛，我称之为散文之道。我信奉“文以载道”，但我说的“载道”，不是所谓的代圣人立言，我要的是文以载道，道不废文，作为一个真正的散文家，要有一种道成肉身的担当。

中国文化向来把道作为事物的起源和终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万物。有无相生，一阴一阳谓之道。中国人的道，是从自然中，自然也是中国人心灵的投射和安放的处所，道法自然。写文章就是为天地立心。但是现代人已经和自然分离，自然是人掠夺侮辱奴役的对象，处处体现的是对立。德国哲学家谢林就哀怨地指出：“现代世界开始于人把自身从自然中分裂出来的时候。因为他不再拥有一个家园，无论如何他摆脱不了被遗弃的感觉。”北宋慧南禅师有示众法语道：“后来子孙不肖，祖父田园，不耕不种，一时荒废，向外驰求。纵有些少知解，尽是浮财不实。作客不如归家，多虚不如少实。”

我以为，作为现代人，在散文写作中，不是怀旧，也非挽歌，是在这个我们被遗弃的世界里，寻找那亘古不变的道。其实我们已经没有物理上的故乡可去，

海德格尔曾将现代人的命运描述为“无家可归”。余虹在《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中写道：“这里的‘家’意味着什么呢？它指通常所谓的‘家乡’、‘故土’、‘婚姻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和‘居所’吗？‘家’的确是人的‘栖居之所’，但却远非上述意义上的居所，它在根本上指人生存的‘世界’。”

这个“世界”，接近：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个“千古事”，就是道的体现。在散文写作中，要有一种为千古写作、为永恒写作的志向，我们自散文中进行的是一种重建，要道成肉身，你的文章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古人的写作，“述往事，思来者”，“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他们追求“用”与“无用”，追求生前事与身后名。

曹丕的《典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岁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在有限的人生中，追求富贵荣华或者及时行乐都是短暂的，只有文章可以垂名于千古，不受时间的限制，可以永恒。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一种永恒的呈现。

目 录

中国散文
年度佳作 2013

我们的存在感	王小妮 / 001
看苹果的下午	李修文 / 007
马的事	李娟 / 013
寂静山水	九歌 / 019
行走的生活	陈年 / 025
彝人的河流（二题）	阿微木依萝 [彝族] / 031
梦山记	黄金明 / 038
月光下的郎木寺	王小忠 / 050
悲 迺	塞壬 / 055
旧 时	黛安 / 067
为妈妈致悼词	余秋雨 / 080
乡村的歌与哭	陈利生 / 084
阳关三叠	江少宾 / 090
孔子的最后时刻	李木生 / 097
微物之神	易清华 / 102
村俗琐忆	和庄 / 111
县城：闯入者	洪忠佩 / 119
老无所依	江子 / 122
如果这就是命运	陈启文 / 131
伦 老	柴静 / 138
佛 光	杨文丰 / 142
小城往事（三章）	王洪勇 / 152
逃跑的人	桑麻 / 160

散文五题	耿林莽 / 166
捶 骗	杨志林 / 172
植物·青春	秦羽墨 / 176
一根稻草	李光彪 / 182
乡村的母亲那不死的人(外一章)	简墨 / 185
雾里的人	王月鹏 / 191
苏醒的第六根手指	帕蒂古丽[维吾尔族] / 198
我在廊桥上等你	陈霁 / 209
幽灵一样的爱情	赵钧海 / 221
大地黄好	周伟 / 228
艾草:被遮蔽的苦涩	杜怀超 / 231
古村散记	项丽敏 / 234
呼伦贝尔草原新生活	艾平 / 244
雅峨村纪事	李云 / 251
父与子	王开岭 / 258
江声浩荡	耿立 / 264
黄昏的内窑	葛水平 / 266
忆孩时	杨绛 / 269
毫无头绪	杨永康 / 274
那个楚狂人	周涛 / 282
时光三种	赵瑜 / 286
逝不去的彩云	孙晓玲 / 294
来自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池莉 / 300
闲 话	梁鸿 / 304
大风到来之前	李骏虎 / 309
魂兮梦兮向丽江	陈洪金 / 313
冻源舞流:子夜……	刘烨园 / 316
飞越密西西比	毕飞宇 / 323
雨水诗篇	鲍尔吉·原野 / 328
弄蛇人的笛声	周晓枫 / 336
李白: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谢小灵 / 350

我们的存在感

文 _ 王小妮

钉在课本上的图钉

一个女生捧着脸坐在我对面，她说：“老师，我二十岁了，哎……”

另一学生讲她刚进大学的时候的事，开头第一句总是：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问：“干吗这么说，好像这就老了。”

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很老了。”

2012年，这海岛上空继续跑着好看的多变的云彩，偶尔有散碎的星没气力地闪几下，迎面涌来穿拖鞋、喝奶茶、说笑着的学生们。扩招和并校，学生更多了，路上经常车碰车人挤人。看起来2012年他们都还挺不错，一大早跑图书馆占座，黄昏里围着遍地污水的小食摊举着麻辣烫，考试前在蚂蚁洞遍布的草地上呼号背书。但是多问他们几句，常会得到两种答复，低年级的说：人都飘起来了，不知道自己每天该干什么。临近毕业的说：想想未来，好无力。

在有清晰的记忆以后，他们就被不可抗拒的突击集训的强势教育给笼罩了整整十二年，他这个生命个体的经历中，最真切的存在就是在背书考试和排名次。我看到过这样一条微博：

@关公文化博览会：一天到晚写作业。举头望明月，低头写作业。
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作业。少壮不努力，老大写作业。垂死病中惊坐起，今天还没写作业。生当作人杰，死亦写作业。人生自古谁无死，来生继续写作业。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写作业。

有学生告诉我说：“上大学前，我最快乐的事就是考试发挥好了，最不快乐的事就是考试没发挥好，就是这么傻的过来了。”

当这段“考试人生”结束，人已经十八岁。刚进大学的人，多会惯性地沿袭

自己的前十二年，努力学习，保持好成绩。会有人醒悟，这不是他要的人生，像后面会写到的妍和彩霞。但是更多的学生始终迷茫着。

哪个年轻的生命都想主动地掌控自己，恣意自由，越这样想就越慌张着急，越使不上力气，越觉得茫然无力。

他们是存在的吗？看来是，每个都活灵灵的。但他们的心一点儿不踏实，踩不到地面的漂浮感，前十二年是一颗钉在课本上的图钉，现在成了扑不得的肥皂泡，这种人生转换太快太突然，等意识到已经快大四毕业了。

傍晚在路边碰到一个 2009 级的同学，她说想有空来找我聊天，没几天她来做客说：“大一时候想过跟你说话，但是走过讲台心里就一片空白，不知道能说什么，就这样到大四了，要不是那天碰见，怕再没说话的机会了。”下学期，大四学生在校的主要任务是论文答辩，前几天和论文辅导老师讨论论文题目，每次打电话前她都要纠结半天，不知道怎么开口，组织（话语）大半天才能鼓起勇气拨通电话。

很难确认和把握自己的时候，怎样用力向前都可能是扑空，这只能迫使他们赶紧找点什么可以耗去青春活力。2012 年《舌尖上的中国》一播出，好多学生给我推荐，催我一定要看，有的短信会加上这样的结尾：好想吃啊，好想家啊。

对众多“吃货”的理解总是不够，也许吃是唯一能最快最直接带给他们存在感的方式。“吃货”及时地帮助他们补上“存在”这个空缺，也得以超越感官本能，上升到了某种精神寄托的层面。快快乐乐、自得其乐的吃货们，以物质替代精神了。

除了吃货，这两年还总说传输“正能量”，不知道这个新造词汇的准确定义是什么，但它常被年轻人挂在嘴上。

如果正能量就是单方面地强调着正面的、向上的、积极的，而排斥掉相反的，它恐怕就带了可疑和伪善，虚拟幻象和自欺欺人。谁都知道，生活从来不是单向度。你不想知道，不等于它不存在。有学生看到新浪微博上“作业本”的一条微博后告诉我，他很不喜欢这么说话，不能传达正能量。微博是这样的：

你要去习惯这种毫无希望的生活，并允许自己碌碌无为。不必有什么崇高理想，也不必去改变什么世界，轻轻松松度过这一生，命运这东西你不用懂。这日子过一天便少一天，你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不必追求什么意义，那些格调和品位，最无所谓。

一个人全身都是正能量就抵御得了外界的侵扰吗？显然不能，显然，我们身上已经埋伏了太多的负能量。只喊“正面的”却无视“负面的”显然不真实。

连个年代标记都没有

2012年，我被问到频率最高的问题是该怎么读大学，除了每天按课表奔走在各教学楼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吗？每天这样顶着大太阳，趟着雨水，花着家长汇过来的不低的学费。

学生问：在我们这么大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我说：下乡插队了。

学生问：像大学生村官？

我说：不是，就是干农活，和农民一起干活。现在你们总说看不到未来，那时候很少有人想什么未来，过一天算一天。

学生疑惑：哦？城市和农村相差那么远吗？

我说：那时候农民永远是农民，城市乡村间不能自由流动。

学生更疑惑：哦？不是很理解……

还有下面这样的问题：

学生问：老师要出新书了吗？什么故事？

我说：知青。

学生说：好羡慕那个年代啊。

我问：为什么？

学生说：过去有很多的年代，“文革”年代，知青年代，改革开放年代，不像现在什么年代也不是。我们这些人不属于历史，也不属于未来，连个年代都没有。

坐在课上心是散的，回到宿舍也是懈怠，很多上进青年实在找不到可以用力的地方。凡考得上大学的能不是上进青年吗？何况不过几年，这个海岛学校都“211”了。上进青年只好报名参加各种考试，变相地延长过去十二年的紧张“充实”，考各种证，从考公务员到考驾照。有个晚上，有学生发短信来说她第二天要去“说课”。开始我没弄明白，原来这是考教师证的一部分。我随口嘱咐她不要紧张，面对小孩子要放松亲善。她说没什么小孩子，听说是三个评委老师在下面，每个参加面试的有五分钟“说课”和五分钟答辩，没有黑板，是在宾馆里。随后，她告诉我：绝大部分的同学都是为了考证而考证的，其实很多人对职业都是观望的态度，会看哪个条件好收入高又稳定，然后再做选择。她说这话是针对我关于待小孩子要如何如何的废话。我想她说得对，很现实。

暑假，有机会和在吉林大学读研的2006级学生卫然聊天，在露天的玻璃钢椅子上吹着风，我们说了大概五个小时。不知怎么说到了微博。我问卫然：“微

博上那么多人喜欢展示微博勋章，不理解，满满地挂成一片有什么意思呢？”卫然说：“也许那就是对他个人的一个肯定，他们一生都没有受到过任何的承认或者表彰，他很需要这个，却从来没人给过他，好像小时候想得奖状，都要挂在墙上，现在有个这个章，不用费劲就能得到，就想排列出来，满足一下自己。”

卫然的解释真好。经常是他们告诉我很多。

有些学生自寻快乐，几个女生买了渔竿准备在校园的湖边钓鱼。

有人逃课，溜去北京玩了一星期。

更多的家境不够富裕的学生，找各种兼职、家教、餐饮服务、发小广告、推销物品，把时间填充得满满的。能找到一份家教工作是很不错了，其他的都和没技术的农民工没太大区别。赚钱啊赚钱，起码帮帮家长，填补自己，不再有空闲去体会心里的空空荡荡。

一个并没署名的来信说：

在忙碌的社会中，整天应对着忙不完的工作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我想单纯地活着，然而只能沉默，一直到现在这样没有感觉地活着，像是在应对生命，像是生命与我无关，感觉不到自己活着应有的激情，也许我就是那个在沉默中灭亡的人。看老师的文章有种平实的感动，触动人的灵魂，感觉自己好像还真正的活着，很久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反正我们都不掌握答案

卜是安徽人。他自己说刚进大学时候算是个愤青，非黑即白截然分明的那种，现在大三了，他认为自己已经变得能包容别人，学会宽容了。他正跃跃欲试，争取在校内举办系列讲座的后期得到登台演讲的机会。据说主办方请学生们准备感想，写得好的可能有五分钟的演讲。卜已经在准备讲稿，夜深了他要离开宿舍，找间无人的安静教室去写草稿，虽然作为网络写手的他平时用电脑写作，但是，我专门问了他，演讲稿是手写的。同我说这话的时候稿子还在改写中，而他已经在筹划上台演讲那天，该请他的哪些朋友们到场：

“我这么大了，从来没有上台对那么多人说过话，太需要这个机会了。”

我问：“台下多少人？”

他很认真地想一下：“大概两百人。”

过了几天是周末，收到他的短信，当晚他如愿上台给一个演讲老师献了花，他认为这离上台自由演讲五分钟的愿望更近了。已经过了二十岁的成年人只为登

台五分钟说话，要这样争取和惴惴不安，如果从五岁起就常有类似的机会，我们的年轻人不会在快大学毕业时，到台前来对自己的同学说句话，还要带着发言稿，还要双手和稿纸一起抖个不停。

卜给我分析了网络写手鬼吹灯和南派三叔的不同，他向往有一天也会有读者能每天跟踪他的故事，在他后面也有催促等待新故事的一群忠实的粉丝：“你写了，会有人等着看，那感觉真好！”

很多学生都像卜，很需要切实地做点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自己这个小生命的真切的存在。

时隔半年，在2011上课记“托付”一节第一段“厚重的本子”中写到的学生对我说，一年前，当她在教室里跟我说她的作业还没完成的时候，在我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怀疑，意思是知道你想偷懒，这反而刺激她一定把这次本来无关紧要的作业写得更认真，反而更急于把它交上来。很显然，把自己二十年间的故事交给一个成年人，不确保安全，但她暗暗决定“赌一次”。把作业交给我的早晨，她一直瞄着我，据她说我放本子装进书包的那一刻非常随意……直到当天收到我的邮件，她才在心里说“赌对了”。

我没马上理解：“你想赌什么？”

她说：“赌这个老师，如果赌对了，在我心里你就不是老师，是个长辈。”

隔了一会儿，我们都没说话。又空了一会儿，她说：“那本子烧了，你放心。除了你谁也没看过，包括父母。”

她说得平淡，我心里很吃惊，应该有两万到三万字吧，一颗颗黑色的小字，多不容易写下来的，被她销毁了。后来我慢慢想，也许她只是要一个郑重地书写的方式，对纸张去倾诉，我只是临时做了一下她艰难成长的相对安全的见证者，她曾经茫然困惑无助的存在，通过写和被一个人读到已经完成了全过程，纸上的文字不重要了。

暑假前，在广州听一个人讲起一段旧事：“文革”期间，他还是刚刚懂一点儿事的小孩，他躲在家里不断地在纸上写“反标”，写那几个最可怕的字，写了马上撕掉，撕了再写再撕。当时他全身都在发抖，脚下碎碎的一地纸屑，他很害怕，又莫名地渴望这种刺激。他是靠这种不可估量的风险来寻求自己的存在感吧，发抖的存在，惊恐的存在。这是对未知的存在的急切渴求？心理学家也许能解释吧。

任何一个时代都该急切地需求它的年轻一代在场，也有责任使这些最该有炙热之心的人群在自信自由的存在里，帮他们获得力量和参与感。而一个大学生想在自己就读的学校里得到当众讲话的机会，应该等同于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本该